



江戸繁昌記

五篇

76
3813
5



門 6
號 3813
卷 5



江戸繁昌記五篇

静軒居士著

昔者平氏也源氏也北條氏足利氏其相代盛當時
不謂繁昌莫過焉平氏焉知有源氏之盛北條氏
焉知有足利氏之繁昌何也無有一人記之思其人
者將俟其極而記之而其世遂向式微所以無記於
嗚呼四氏又焉知今之盛至乎三百年之久而更益
繁昌可謂古無比矣想二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繁
昌莫過焉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古無比何復無有
記之蓋人俟其極然耶天俟其入然耶何不記宜記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昭和 34.10.23 購入
藏書

予謂今之盛將歷千百年而繁昌無窮矣俟焉於
乎記然而我豈天所俟其人哉則後之讀者將有
於斯文而有感於斯人而謂記之不如無記與

千住

落月嘶山雞聲催曉店烟未揚橋霜始白早聞
之音擔歌之聲驚殘夢喚懶眠驛樓上客割愛待
妓道尚早請且徐：恐怕那小塚原大客道今復執
畏淨土寺外更新葺法華堂賽報越夜香火薰曉今
日經宗之盛延及這地寂莫之野化做鬧土要亦江
戶繁昌之餘波但此感應寺不足言聞否那築廣大

去秋作基時分幾方善男女隨喜信心執役運土不
日功成始知不度民子米之虛語兒女狂顛並裁新
衣飄紅揮紫鬪豪競奢祭禮節一般光景也像妓道
聞：未知其地在何方客道雜司谷鬼子母神之西
不上半里距妙法寺教里而遠三刹頡頏可想他日
繁昌妓道怎生這等盛昌全出祖師妙德去歲此方
閑帳帝釋也翻天覆地客道真箇翻天具真連中朝賽
趁曉打鉦打鼓攪人家眠吐：古怪信心歸依大抵
有度我亦為他攪殺每晚安眠不得一夜怒氣激發
把桶水望那鼓聲潑：潑送還被那夥忿嚷煩大家

累名主騷擾一會妓道君宗門何容道累世淨土新
宗是也如我親鸞上人德更高切更廣那東西御堂
通兩都並北鹿他宗少見誠知功德之驗每歲御講
時分天必牢晴可仰功德無天所謂御講日和是也
妓氣色頓甚不佳道去窗欲白容出此銀子道留
免使用妓推辭不肯受道無用勿為客道今日忘然
效道去勿為除非要收君須改宗旨客始曉其
意道南車阿口中急更道南車妙
飯熟炊酒烟足箇驛店裏一面祖席數位圍坐
盃酒始下堂中一位先生眉軒席次二人執盃朝進

壽且歌曰賢君以義兮取先生先生任道行先生以
學兮取蹟榮賢君卑禮迎下載一遇兮道義合君臣
一揆兮德政明堯舜之君兮堯舜之氓梧桐兮將茂
鳳凰將鳴先生喜色可掬道所謂業精于勤勉哉諸
兄不佞原來魯鈍豈如兄等有才有識但是務讀書
精力過人蓋纔有之以此有今日何幸為錄一本之
主辱菜九百之俸錦衣書行輕肥歸鄉憶起青年筆
耕擔飢時分一碗夜煮蕎麵待契欠錢况百錢句妓
或偶獲錢四文一合薄酒合直僕射大臣賦在內宮飲器大臣安
所置像大臣青列從事爭奈到臍時酒已教行一友人俗因有此語

醉特洗一大白，壽以為別道。天緯地濟，世教民才，識如此，學問如此，世其有幾，可惜。屈兄，大學就這小祿，然仕依義多，何算祿。庶幾兄使其君為堯，是期一草一木，勿偏於窮理。村學良知良能，勿陷於野狐禪。學勿為祖徠學之粗漏，勿為簡齋學之偏固。考證勿局，訓詁勿泥，勿內虛文，而外實行。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四書研索，石祿永終。

士卒排列，鳴道啓行。大國某侯朝覲，參府是也。双箱耀金，長槍揮毛弓矢。張武鳥鉞，揚威濟。照

步止齋公擁節，在輿扈。從之士蜂簇護，輿幾箇，大臣騎從殿之。金鞍朱纓，又驪又駱，虎韞豹素，又榮又戟。人物之壯，武具之美，存軍國之典刑，為清世之黼黻。令嚴不囂，只聞人馬之行聲，却是多火。從臣有忠，有傍人心不同，如面目一箇，異思一人。肚裏想道：水涉山跋，經歷千里，雖太平世，豈無不虞之畏。公與魚悉從者，不痛今日，只今無事入都，祝何喜。如之。今晚，上能今夜安眠，真箇有上卸却箇重大擔，來却必患。又在繁華內，紛雜送日，斂也。十分試不得馬也。十分馳不得嘆。又是一年閑却此好日子，一人腹中。

暗算道今日何等好辰壯健到着身入劇地奇妙
遊明日為初又撒興又暢口將飽甘美眼將眩佳
麗妙快獨恨不追着假宅時節僕每不幸來
後去先半生未嘗一喫割床風味想起前番知音那
實無恙逃火否當時臨別痛哭言折指俟信他極真
實決非假哭決非偽淚雲想衣花想容知使他每日
斷腸今日只今汝情印至汝良人來雲是真雲花不
復假計應他卜筮偕會言知近忽聞美馨襲鼻看時
看鰓鱧店濃烟輕走薰香益嚴古語所謂過屠門而
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他暗吞涎道是亦江戸

香明日須嘗矣都俗呼鱧炙謂之蒲燒割有法燻有
巧浪用美酒染川魚鱈炙割之妙酒樽之美田舍所
無因題曰江戸前今乃江戸前之行到處湧烟其香
極佳遠人所以呼做江戸香

千住有一大橋即曰大橋橋北曰上宿橋南曰下宿
由下宿至山谷間人戶中斷一面田野亦謂小塚原
是也官用此閑原為刑場重罪大犯戶以鳴其罪
因建淨土寺且置露石地藏佛使厲鬼有依念佛之
聲常不絕香火之烟日夜薰德刑並流可不仰哉
去歲隣淨土寺更翻法華寺乃都人繁賽原野改觀

今不復荒涼也。下宿人戶稠密，繁華歲加，郭內為準，亦有所謂寄者，于晝于夜交番演伎，一個會樓今番揭落語牌，聽者疊肩，一位伎人坐下高床，聲一聲說起道，看官且聽，近今法華宗之盛，眼前那一寺亦教在新蓋中，却怪落成來，每夜五更時分，向那兩刹間一夥六字一夥七字，吹号並顯靈，兩陣相接，吶喊爭，鏡水魚之聲，震天錫杖之响，裂地苦戰，例至曉止，只是今日經風之競，且六之，与七衆寡不敵，淨軍漸困，那地藏佛欲勸解息兵，然元來石身重人甚難周旋，方便不得投錫嘆息，於是淨家計議將去，增上寺借。

援兵却思道途遠絕，比援至軍或潰，不如乞之總淺寺，權屈一久，極危急則箇一靈道台家原來朝念題目，夕唱念佛如錯遣題目來，猶何為我用，却是利害不如往總淺寺，他是禪宗原不立文字，決不立異同，於六七之間乞之，必應衆議一決一靈衝圍徑走總淺寺，參大和尚紫下几拜拈香告訴道，兩家交兵難奈衆寡不敵，我軍屢困一利之念佛危將陷無間地，獄伏請鄰寺之好借數字，極急那時大和尚微笑，着拂一拂道些少作用，何惜一字，却是佛法無多子，我門原來一物沒有，請辭去，勿復費饒舌，喝一。

坐哄笑撫手道新奇：

淨土寺後邊有一所化場繁昌之餘烟不知日火幾多，屍夜火起烟朝風吹灰今日則面向院明日則永代寺何寺何院皆轉送於此便亦從錢之多少上下其燬方錢多則連棺為灰因謂其取曰別火屋少則直火屍火屋內剝地作墳深可尺廣恰容人身中籍巨薪以待買火者日影已斜有人送尸數箇旗人從棺入屋管火問姓名受棺置之墳側忽有一脚揚處棺木破碎急抽尸投新上抽時溼那時早把薦掩之方纔吹火謝送客出去明日旗人趁曉收骨可憐一

塊血肉只是數寸灰溫便用箸拾骨粉碎一掬盛之小壺皆道乾淨，結果得好豈於人心無忤乎我亦欲此乾且既如此地獄雖有極樂雖有連可攀可陷之手足既已無有於我安心：

梟得水上一箇凶首面青黑又如眠又如晒數箇管照乞兒警備守木一人走淨土寺香火取掠一把線香來傳火食烟說道聞去冬終森之梟觀者傾都那方遠近屠沽莫不得餘贏豈不亦繁昌都之事希有，不思今世猶有此梟今番仙字一件何甚似前番仙字樣子奇談，可仰官公正明斷刑一

人，千万人慶，小人貶斥。君子愈顯，實吾輩萬民之幸。福祝快快，世人常言乞兒，以賤我曹，却是他暗夜乞貨，孰若我白日乞食，何殿樣，可殿樣，而不如乞兒乎？好笑聞，初那忠臣臨刑，晴天暴陰，疾風飛石，怒雷劈木，便是彼蒼了，感通，不然豈可不畏而戒，但看原頭紙幟搖，標出撥人，漸前來，儼後馬上，細縛一箇妙年美人，正是雪約梅花，兩處海棠，看時，一淚兩滴，帶五花鬃，束鎖眉，埋腮，又羞又咽，馬子把手中替他拭淚，獄卒數名，前後隨從，檢吏跨馬儼威，押之觀者，雜道爭先，越着那美人，拚就刑

方纔矯眉轉睛，敘說起道：「君等且聽聞人將死，其言善臨死一言，請煩君等轉說奉勸，普世間嫩娘，奴一念錯了，迷魂顛倒，不待父母之命，媒酌之言，待奔無路戀之極，妄意弄火，犯這般重罪，昊天之罰，爭奈逃得不孝之責，懊悔無及，要平生痴情好觀，演伎徒愛，倡優婀娜，欲人悅，已塗抹，要他羨我，治良諍，滔聖訓不奉，以此致之，以此至，是不獨娘等，宜以奴為鑒，抱兒人家，更須鑒照，君等幸不責奴前途見憐，願死善心，請一句念佛教，奴免萬劫苦惱，說畢，泣下萬人一口，南牟之聲，震動千住來。」

原上茶店數客啜茶吹烟皆道可惜今日火罪人
面冷態看杜若一樣分寸不差想他父母如何為
心何等痛傷何等苦楚一客待選錢去摸索腰間道
晦氣也為那拐子施伎茶婆問道無被掠多少銀子
客道賤佩不足惜錢也些少一客道小可也先刻險
抽懷袋幸早覺悟那輩大膽向刑場猶為這等衣食
客道要也繁華中之物都會何方保無之嘗讀擔暴
雜記云都門繁會之地偷子拐子有非意計所及者
六一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一老者從後
擊而仆之且罵曰父窮至此兒有銀乃私易錢不孝

孰甚遂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悶絕
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有
藏利刃雜稠人中剪取腰間雜佩或至割衣襟一幅
去混号謂之小李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如歐辱弗怨
或旁人指破則必駭矣有女即坐香車一書生行其
旁而美相顧有情小李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
知也方回顧女即不便語但以口頰隱示若有人伺
於後者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
即口忽為小刀劃破小可當時拊案言何其彼此相
似之甚此方大都通邑亦皆有此伎為生而江戶則

最甚嘗聞之道路其使及剪佩謂之巾着剪空手向
進抽衣中物謂之違按旋伎於違行之際也初立人
後伺之遂繞出前下手於其間謂之立大抵甲剪傳
乙丙抽送丁相助為之乃或獲其人物則已逃倒受
之罵或一人而掠走謂之飛以其飛走也揮刀劫奪
謂之度須按國語恒訓媪度須即其略以恒奪也且
其隱語紙曰植志夾袋曰大腰袋曰茄子烟管曰鈇
鉈又曰伽追豐高拔植志者稽志登沙慶之略夾之
懷抱也大者以受用之大也茄子鈇鉈以象言之而
伽追豐高者偽謬轉其音也衆客皆道君何等博識

不讓繁昌記作者客舍笑道纔好讀書何說博識然
豈儻那曹鄙儒吸為乃吸願則學孔子一客道近日
街上見一信父為拐兒必眼我往彼來肩纒摩儻父
便覺被抽然不觀其手就辭曰緊要文字挾在中伏
請憐察宗璧銀子從命拐笑曰汝得非錯認乎我豈
敢偷口憐之拐曰猶疑乎便解衣振示之而吸奪之
袋挾在死邊禪紐處爾時衆既環之儻曰果然我死
因泣下辭氣愿款誠意動人拐亦不悉欺之曰拜伏
乞之於天我能為完儻即泥首而袋早自天墮拐微
吟披裘去

品川

品川者江戶之咽喉也為天下第一之巨港為東海
五十三驛之初程繁會可知矣御殿山櫻春而遊人
如湧海晏寺楓秋而逸客如織泉岳寺香火四時風
薰牛坊車輪早晚塵起如來寺之高敞眺望魂飛東
海寺之幽邃閑吟神迹宿攝森立爭江下猫妓館續
齋奪岸起樓風蘭露簾又宜約涼又宜賞月七月則
拜月八月則玩月並為一大佳節當夜妓樓鬧
雜固也高輪十八里間遊人傾堵六月則天王祭
鼓譟風神興入海壯觀可想南而酒樓之大者曰三

間茶屋北而茶店之小者曰八山茶屋其間屠沽之
多不勝算數也六七月之交都人例賽富山大山二
神遊行並由此乃送往迎來雜道比常不翅三倍予
嘗戲作品川竹枝原百首今鈔十餘首標繁昌云
友人蘭汀波多野氏亦賦品川竹枝詞題曰江上漁
吟令予序今茲壽梓世人如要盡品川風月之情其
集盡焉非如予絳無風趣也

御殿山櫻

櫻花開遍簇晴空一坐春山枕海東奇絕無人不道
畫紅雲方映白帆風

一擲千金拉妓遊，三杯好耐洗春愁。山頭因試花前醉，早約江樓觀月秋。

如來寺櫻

車馬紛紛瞻載馳，櫻花映出碧浮屠。如來也合拭慈眼，西土斯花一本無。

海晏寺楓

一從楓樹染新霜，多火遊人趁夕陽。古寺秋深却閉門，曉風無地著荒涼。

泉岳寺四十七義塚

香火百年今尚鮮，貫紅義烈日爭懸。如將義塚比疑

冢，唯數英雄好賦非。

東海寺

纔入山門禪味清，風塵不似世營營。西來意屬東江上，滿院松濤物外情。

妓館

石里菴洋水接天，泊船爭繫碧樓邊。此間也有西施住，送了吳船迎越船。浪拍前灣撈影漂，去來之船去來潮。阿娘嬌養黃郎慣，更向身邊下鐵鉤。

天等更深益爽涼露簾捲盡醉風觴一擲共倚西軒
意客遲月升娘遲郎

十五夜

此地中秋作福天絃歌如海酒如泉
世間今夜十分月七八分都在品川
岸、潮回浪漾金万樓遊客豁胸襟
高歌深酌醒還醉自月升時到月沈
三世凭欄誓夫婦嫦娥脈、海之東
尺期比翼翔天上思聽孤身走月中

天王祭

似把江舟陸地推金奩顛倒碧瀾披
阿妹休言身世苦天神沈海不無時

八山下茶婢

鶯聲燕語小神仙說水誇風度妙年
一啜茶湯豈解渴兒郎與擲百文錢

三間茶屋

例唱陽關三疊歌一盃送別意如何
不知日坐幾行客酒暈渾和淚暈多

富山賽客

欣喜阿誰不面閑旅裝無恙自山間
酒亭早已迎人

滿撫掌先呼軟脚盃

牛坊牛車

牛坊、裏万斯牛無復田家蕪尾頭太平氣象繁昌
畫米鹽緩挽駕梁輶

赤穗諸士復君仇或有少可議然節義之所存可不
貴哉乃世俗皆是之然世儒多非之揣摩巧論唱和
毀之于嘗竊憤焉今茲泉岳寺開帳陳其遺物為靈
觀也賽客殊羣可見人心感歎存于今念者會記及
其遺蹟因論此附之未知我果是那彼果非耶然苟
貴節義我甘心於讀者序為俗論焉嗚呼嗚呼而不

貴節察俗而貴義也耳

傳曰父之讎弗与共戴天言不及君者以資事之敬
其道一也是以居其喪斬衰一之其就養左右一之
弑君弑父其罪同之以道之一然矣 國家復讎之
禁 官代之誅之亦不使之共戴天也庶人或犯
官蓋以殺人者死之法處之不以不孝不忠罰雖則
被刑其為孝為忠者猶有為君父死於人事不出於
一或因傷而死或受辱以裁斃於其藥陷於其讒死
有 左別然死由出乎彼則死怨皆一之於此而已矣
曷 共天而立世也哉凡為臣子者唯知其君父而

已。兄之仇，不反兵，情之亟，急心之亟，激不暇於較死之差別。顧國之法禁者有焉，赤穗諸士復離乎吉良氏，亦唯知其君而已，可不謂之忠義之士乎哉？官益以忠義自盡，賜之，而世以忠義感激仰之，而儒者異論多，不與之要，不過於欲立異見以抗俗耳。世有從唱其說者，謂予曰：官賜侯死，其刑過當，諸士宜背城一戰而死，反報怨於吉良氏，是知死怨也。予應之曰：侯不忍小忿，妨大禮，刺私怨，干公朝，官便照法賜死，或過堂不出，其範圍諸二級，有憾豈其死怨乎？官以法處其君，又然為臣子者，舉痛怨於

官 國家之制法，不立于世也。侯固當死矣，然其所由出乎吉良氏，則死怨焉，非死怨如據城拒命，復益累君耳。曰如原其死，由由於侯，不重幣以請其指，揮亦自我爾。侯生事於私，然諸士從之，可謂繼其私，而幣之不厚，有司之各不過。侯不周事之過已，使侯不忍於私者，則本吉良氏之私吝，指揮於不腆，以激之也。侯死出於此，諸士之怨將何之？如論其主，豫讓亦非義士也。曰弄凶器，破國憲，擅殺朝臣，曰不共戴天之讎，唯見其死，仰已何暇顧焉？曰振徒結黨，緩謀之洵為之，事不發露，亦幸，讎不先死，亦幸也。曰同

藩忠義之士其志誰不同已欲立而立人不得不
之六且彼重門蒲難救死養士不得不緩謀之不
得不洵為之車脫覺死法已雖儻死自裁已成否
天也我盡吾心焉也耳曰良雄者國之大臣輔翼之
道不能格君心之非諸前且使侯忘社稷龜玉毀續
其責安逃曰常理固然矣然以此推之殷之三仁亦
非仁也縱令良雄等不免前責處變且死歲寒後凋
猶忠也矣猶義也矣曰志既得矣宜自裁猶歸命于
官其心謂忠義有名幸免死即得爵祿如拾芥死
未晚也豈非假義濟慾者歟曰事濟矣國憲於是

乎始首謂死者一也庶幾死順是義士所以為義士
以慾擬之抑鄙矣小人度君子也耳嗟夫官賜之
自盡蓋與其忠也不則則堂服象大授之機會蓋與
其義也不則志應不遂道理必有人情必然通天下
咸感激仰之然迂儒曲學悖情戾理橫議妄論國
典巧論托敗善類亦徼以為知者孔子曰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迂儒何反弗思甚也

深川

深川繁昌狹斜為最曰土橋曰中町新地云石場云
併擗下裳繼警坊凡七取更細算之擗下有表裏之

差石場有新古之別。至妓院之數，不知上幾千戶。其
間自有盛衰，吐氣互奇。聞昔者土橋為盛，今則運於
中町。新地漸屬冷索，石場却向熱鬧。然其運畢竟不
外出，以今較昔，還是為一大繁昌。一刻豪遊，萬金車
載，爭輸其間，可謂盛矣。深川之俗，原來與吉原、夕娼
家聽客、拉妓、出乃每歲元旦，刈崎拜旭之遊，為第一
番。詳于大龜井戶之梅墨、四川之雪佃、嶋根、烟西、國納
涼莫弗往，為莫弗醉，為吉原，則色為重，威嚴為貴，繡
衣畫裳，粧色欲濃。深川則藝為重，洒落為貴，淺脂薄
粉，飾樣欲淡。初篇所謂墨小之花似，吉原娼上野之

花似，深川妓即是，乃有色無藝置之。下等一人兼備
拜為上頭，其既色為重，便別畜歌妓，不許賣色。他為
色者，執鞭藝為重，雖則色藝有別，然其實兩賣。他為
二者，結襪是，以人之鬻子於深川，而契立文，色亦證
賣藝，亦證賣，因俗謂之。二枚證文，吉原以在北方，謂
之北里。深川以在東南，謂之辰巳。北里則客就妓樓，
辰巳則聘之酒樓，樓上作成者。北曰若者，並用男子，
南曰輕子，並用女子。誘客為以者，北呼茶屋，南呼船
宿，以舟行之便也。然而船宿散居，乃潮退則不能舟
者，往有之。客猶就謀，而船主陸送，遂侍佐，興可謂

亦使舵于酒席間

中町街尾花亭之樓上一席高筵水陸並陳絲竹競

起財主坐中央白虹吐氣大鼓謂之太鼓按鼓舞輕子左陪

右侍兼色媚意貢戲獻諛但是坐間只覺春光暖身

外誰知秋意寒樓外箇敞陋小住破窗紙古小屏障

風傾軒瓦碎大盤受雨一俏郎沈痾始起鷄骨為瘦

亂鬆如蓬岑寂無聊擁衾坐下聞得外邊駒展聲圓

滑送响一唱妓張一跑來手快推戶慌忙上前對郎

問道朝來如何果益佳麼郎應道勿復煩念慮元氣

則全復但踈慵為僻猶懶健起休怪一一千恩萬謝

斷絃復續枯骨再肉他百般使用區處万端何以報

之何日償之妓道何以主易做這言夫婦扶持世間

通義休說報休題償怎這等費閑思不怕鬱悶釀病

今日晴和宜火梳洗必定快活便抽取自家頭上金

櫛立即脊後輕一梳去病髮易脫鬢半上櫛妓暗

追想当初吾即揮霍撒豪那時一呵氣飛鳥也墜使

太鼓醫者奉履令輕子女流結襪何思一旦父親嘆

怒猛被譴責單身出門爾來親族也尺信不問交遊

也一錢不通難耐那太鼓輩着旆倒戈不復以大將

稱題以窮鬼目以痴漢妓感傷不堪一滴感淚向郎

襟上揮落，將來恰聞前樓上唱一首月中行道是
寶鸞閑画月團圓皎潔水光寒鴛鴦照影顧相看
交頸狎輕翰一毛猶愛即餘血捐不得亂鬢膏乾
窮愁為病骨如刊不覺淚闌干

妓向懷抱摸出碎銀子交付即道一兩充數日使用
四銖元管家婆傭錢就裏二銖換錢為乞藥脚錢一
番百文也支八箇日如別有事須急走書分付停當
方纔拈管吸烟前樓與酣財主凭闌奇傲千銀萬金
拋為纏頭幫等從傍勸道大將醉矣官醉矣散步江
邊拾興則箇遂擁簇財主下梯恰好三月上巳測崎

之瀕潮退殊遠遊客陸續人影載路財主跟耀豪
耀奢幫間喋々撒嘲撒謔不則教里早出江濱看時
長天縹渺綠霞黯淡神迹魂飛人々豁醉潮酒海如
滌舟膠檣如樹兒女欣欣羨賞走沙這邊拾蜆那邊
掠蛤飲天喜地獲金玉一樣為思財主大叫快活顧
幫等道掠些種來幫等應道不敢々財主道好々
急叫從者捧一錦囊來便一把抓出銀兩撒散兩
拋幫等怎敢住著脚頭得並向泥沙土烟走爭先這
邊攬黃那邊撈白我擠汝奪和泥和沙顛倒一會女
兒拾貝光景也像財主手麾叫声来々恰好沙嘴

樓內，福戶始發，叫衆幫，新浴更衣，早着排下一面酒
桌，飛白倒巵，猜拳爭籌，飲至日落，掃興出門，看時看
沙頭潮回，江天一碧，遠岫已低，帆影欲無，水禽尋棲
漁舟漾火，一彎新月，遙懸於品川之天，財主東扶西
倒，步、助醉，汝哦我嘯，早課過土橋，來橋西箇，一六
酒樓，曰平清，深川京家中之巨擘，財主怎肯空過，去
叫衆，闌入樓內，幾箇使婢並美麗並乖巧，清聲呼應
接客，掌席者財主至，一齊噓頭唱箇肥喏，揀一所華
潔高樓，前導下榻，又酒又肉紛、送來，又杯又盤，整
、捧至，嬌橫嬌樣，圍繞撒媚，酒器並珍異，莫不古怪，

下物通奇味，莫不精妙，教人眩眼，教人落頰，財主更
使豪，又叫幾位粉頭，至艷歌冶曲，按竹彈絲，但是銀
燭高烧，烟封欄外之花，細腰徐舞，態欺簾前之柳，財
主終日連飲昏醉，如泥骨軟，氣呆恍惚，如夢一般，粉
頭引前，幫間推後，蜂擁下樓，時夜已深，四天靜寂，只
是犬声相和，財主抖擻精神，道那箇自今陪我長夜
之飲，皆道敢、遂向東風菴，暮進園之，東風石橋二
亭，接客便宜，雖深夜亦不謝，雖拂曉亦不辭，且聽其
流連，連一句不敢謝，俟二句不敢辭，一種別樣妙樓，
當下衆客小呼大叫，一齊並拳打門，正是奇兵象，暗

夜襲敵營他應聲起關門受客準備停當輅取不謀
燭光射客煌如白晝口未動手未撫快送熱羹快下
溫酒於戲自非斯繁昌都天下何處佳斯妙樓自非
斯太平世世間何人弄斯道

三伏苦熱人正眠不得時十分爽涼我方快活飲羽
新地江樓是也每歲至夏官照例放烽恰直新地
之前面治不忌亂不虞講警响震百里裂威四海火
術之精妙今不讓異域豈不昭代一大盛事哉發放
有期海之一面遊舫競聚濱之万樓觀者爭侯彈絲
調竹低唱淺酌把戰場光景為遊境奇觀於戲太平

之民也哉客凭着風欄涼酌取觀粉頭陪話笑語紛
雜猛响得連声火光冲天客指着道他家那烟謂之
彩雲那火謂之虹蜺這稱黃龍這稱赤龍呼羣為呼
双玉曰玉連星是也曰水晶連是也往來火即是三
段發即是紫雲黃雲赤雲其他云：辨識細說且道其流曰扶
桑曰武衛曰森重曰荻野曰何曰何遂接筆次放翁
觀烽詩韻云

忽聞霹靂聲連放烽火戰紅光灼碧天煌燭認人面
玉宇開明都雲衢入赤縣月黑大星零海明龍燈見
繽紛空中花發揮巖下電堪誇太平民尊酒闌襟噤

歌吹起水中遊舫萃若箭豭唯震馮夷應驚廣寒殿
客更賦數詩寫其景餘已出于太平志
近日入市偶購深川集者國歌也俳體也蓋亦竹枝
詞也予不鮮為國歌然讀之稍覺有趣因鈔數首附
焉深川風月之態亦可以考

葛廬

賦歌峨波廼奈賀禮乃須會能宇架連孀都比廼餘
類勢夜伊通玖南琉良武

福麻呂

希奈存古廼真玖良南羅開天賦加賀波能阿曾比

破喜也九廼可寺越巨曾登礼

鐵雞

万占登奈志斗比刀尼伊波留々美增津良喜支也
勺仁南左解毛不加賀波廼左登

銀雞

美阿賀利乎志天豫父紀夜苦波多遠耶馬廼古呂
能宇知母不加雅半乃瑳姪

抄餘率意戲和一首可為國歌乎可為俳體乎可為
竹枝詞乎不自知也我且羨和汝亦妄聽
麻牟嘉類々媪爬奈伽野登乃奈那錠麻樂追由廼

南植雞毛不加賀波濃阿岐

東北諸列之船運米柴漕魚鹽又膏又炭舳舻相啣
皆達深川亦繁也亦昌也一帆船順風趁潮快走如
箭船內幾箇行客雜話紛一客向小猴指着他一
般道那行船恁那樣快小猴道何說快他是原來繫
得不動客道如然猶曷快猴道何容疑是係我船快
客笑道去秋宛理先生來言人智之哉一世進一世
一歲進一歲今日比之百年前發明不啻倍徙且矣
小猴難哄且那先說之日居其兩常不動世衆運拱
乏船之理推之或然利足客利足在無道實然：：如使

日輪東西旋轉流星一樣宜向後邊曳一大餘光佐

原客亦在野列道我鄉亦信他說多初聞他大言自說吾是

日本之忠臣可謂楠氏之後身如教為僧即是弘法
大師亦善詩亦善歌又解梵字又解蘭字徂徠也本
居也何足掛牙我想是也窮措大瞞人套語及見其
人却是箇老實人家始知他打這般大話誘後學方
便遂聽其講如龐迪我刺私亞利斯多游子六黃周
道等爭論地動樣子說得妙：真如見當時桐生客
列在上道其說通日月五星一箇：皆為世衆就中日叟
謂之天照國其國有生無死有樂無苦且晝夜也沒

有極是無上樂國人如要生其財須守五常行仁義
江戶客剪他句道繁昌記必謂上方役者其人想是
其說謊如說天照國即是我日本如題樂國我江
戶即是天照樂國怎別索之自古言金烏玉兔欲生
日鬼無若為焉此外沒法何仁義何五常但其謂金
与女做引力此則實理雜話中船既入鎌屋溝舟師
指點岸上笑道這方深川那方本所樂國即是官等
速上

本所

本所亦狹斜之窠穴曰常盤坊曰松井坊曰荷曰何

佳麗互競繁會交達長岡坊云吉岡坊云何云何云
是則極賤貨品流屬下等此種賤品古号局肆今謂
之切肆藩籬設郭巷道四達道甚狹繞容通二人遊
客踟躕恰入洞穴一房樓一貨房內窄亦容坐二人
飲也於是眠也於是背後隔紙障主家住妻孥不止
言語相通上耳連解帶脫衣悉一窠一糶一糶之
氣息了上手朝雲暮雨楚夢幾番一日高買算教
不違

叫過一声放歌宛轉索棟妓聽取惶忙起身捉聲嬌
挑一會遂引戶扱声一嫩少年手中翠頰悄張過

早被老妓一把摠住，少年喫一驚，待一力脫身去，妓怎爭敢放鬆，抱撲棄命拽上，快手閉戶，撲地投鑰，正是黥鼠陷機，辟痴蠅墮蛛網。妓含笑，道：「此所是，因汝帶路引否？」雙手摸他懷，探出一索肉帖，錢道：「好，不依分說，把他打翻。」少年喫第二驚，仰天，聲不得，妓便跨得下鞭，間壁有客，余酒，合肉，呼蕎麵，喚煨薯，主婆小鬟並口侍，食客醉氣漸湧，一發撒豪，拋餅金為纏頭，婆鬟喫驚，想道：「千古椿車，一生沒有，今歲何等福分，遇着這般纏頭喜，歡，弄摩得，掌生執，起去障後發包。」何思掌中之珠，便是新鑄百文錢。

人間世，賤命之末，奈貧也，有等富也，有等貴也，無極賤也，無極鈞是女郎也，同是賣色也，然而等差雲泥貴賤，特異上，曰晝三，下，曰夜發上，往，下，問上之上下之下，不可勝算，教也，然如其情，則豈二之哉，上下各有敵其樂者，一也是世，所以有夜發，自古言，夜發至晝三，不買徧，則未足稱真，知風情者也，蓋或然矣，本西吉田坊者，夜發之窠，粉粧趁晚，四出鬻色，初篇，所謂有物呼人，若泣若訴者，是也，且以其為下之下，故老妓流落擔，惡疾者，猶守故轍，以送餘生，今則不然，青年妙齡，頗有姿色者，往，有之，亦出於命末，奈

欵幕天席地倚木作庐懸下薦箔繞遮傍觀他倚箔
呼喚求售可憐双袖帶霜夜使人動凄惻之情可憐
粉面照月時他自呈含羞之態不似局妓扯住力賣
不像上頭矜色張威然而人之無情人之好事觀近
迫面揚起行燈品鼻評口喝粉采紅客衝入然尚傍
觀不動作者譬之小厮作成管犬交接一霎時客來
客去雲烟過眼不比犬兒幹好事移刻聞之一野客
要買初番便設一法趁早入那庐内候焉候間自以
為此策新奇世孰出之使他喫驚且足以示我慙
慙何思他至唱箇大喏道謝今晚著鞭趁早如法

其人喫驚暗想道：「世間不無人矣。」

猛看薦飄猛聽妓叫，庐内驟走出一蒼頭一漢子，趁
上，不依分說，把蒼頭踢翻，罵道：「空手幹好事，汝潑皮
何等，大膽早遇傍人來助，乱顛乱推，洒拳如節，原來
有箇管場男子備，這等之變，世呼這漢曰牛居士。欽
按此職極賤，非人所為，便牛馬視之，目又按職幹
干野亦牧牛馬義之所名，因憶所嘗聞遊此場者謂
之野宜，併考焉。」

晝三者通晝夜賣之名，夜發則唯夜是鬻，世有二八
蕎麵者，又有夜發蕎麵者，二八亦連晝夜賣之，而夜

發亦唯夜是鬻可知世有夜發女即然後有夜發蓋
麵夜發之名亦舊哉聞二八者昉于寬文四年距今
百七十三年河漏之繁昌爰極又有手打者蓋出於
二八之後其製精細家亦從華器亦從潔愈出愈精
益多益行而此二家雖連晝夜賣夜則以亥時為限
是所以有夜發也乃夜發亦出鬻裝作兩擔擔頭懸
鈴鐺送响循行鳴售因又呼風鈴蓋麵東市西井
郭外橋頭揮月鳴兩莫處不鳴風鈴亦賤品位屬下
等乃其有夜發之名不止夜賣彼此同品以其似極
似然矣嗚呼之二物色食之最輕者猶且繁昌至此

聖人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宜哉

演武場

古人言北斗為兵象而此方地形自然似焉乃我俗
老武所以宇內無北也蓋然矣陣軍陣之法起於
神武帝然初立五陣後作七陣蓋亦原陰陽五行以
寓二五之妙用也逮神后之朝漢人來獻太公
八陣法后以其書傳之應神帝然帝
以為後世或為亂人資乃臨崩火其書為灰燬之後
因祠帝為軍神世亦謂八幡宮是也後吉備公
入唐受陣法婦亦未傳之世而麁及至醍醐帝

故遣大江維時求之于唐實延長元年也維時歸
朝傳之其家乃至六世孫匡房蒙勅傳之源義家
爾來子孫相受傳之於源氏云執近兵家者流驍出
訓練立教弓馬為家槍劍作法威也哉其講兵乎治
世焉官於郭外四方置弓場設馬埒有壬有林士
大夫往執射執御講習是極御不失馳發矢如破騎
射最為壯觀蓋聞國初天照帝創造弓矢弓曰
天鹿兕矢曰天羽其品有四曰座陣曰發向曰護
持曰治世及至神武帝製作始備然後武人
隨意出乃弓有重藤側赤塗籠藤三河藤等名目矢

有雁股蚤日神頭上指鏑等品數而騎射三科曰笠
掛曰大射曰流鏑馬且遠馳馬曰櫻狩千里馳至六
百里之遠連發箭曰大矢數發及九千之多槍亦振
古有之然用之之威蓋自楠氏其山有直槍管槍鏢
鍵一字大身月槍等之別雉心亦屬槍久人多用之且
使棒揮鎌拋鎗投石其他武用莫弗悉備莫弗盡課
獨至劍術則庶人亦得學之是以劍家立門分派其
流殊夥武備志亦收我新影流劍法可見夥而且術
之精練然而術中原有居合起合之方本末相須為
用然後世分為二乃居合亦別列武之一科弓馬鎗

刀家、流、競磨其術，爭琢其法，何其盛也。然猶世之慣治間，有武而文者，乃其歲首之會，亦例文家，發會聘妓，佐酒按曲，撒興思天，有武者必有文，豈不示以柔能制剛之理耶？非欤。

先生儀服警咳，上場羣弟子以次上前，嗑頭道：杖履萬福，康健迎春奉祝。衆會照例好，是新晴奉賀。兄弟誰肯一刀見誨，一人應聲跳出道：取請。二箇一拜了，並把朴刀相迎。一來一往，一鑽一閃，大吃小叱，刀声叮叮，鬪了三二十合勝負未分，間但看一

位粉頭整、搵、蓮步來進，向先生長揖道：今日萬福依舊賜招多，奉謝青盼帶喜，紅頰堆笑，恰是武庫降天女，劍山迎觀音。一坐呆得魂飛魄飄，那二箇爭免不手軟足柔，扭、扭、扭、立站不穩。先生道：好、舍之易，必論勝負，刀頭殊銳，足見平生練磨好、快飲祝酒暢達春襟，早着掛筵席，陳杯盤，粉頭轉、聲唱一齣賀曲，一稱三嘆，先生穢、已無算爵酒酣興濃，一人攘臂起舞，衆皆彈長鈇，打節，遂卒杯盤狼藉，或操刀牽絲，寫春駢舞，或冒武面，試惡玉踊春駢惡玉並舞名，只見粉頭揭起紅袖，抽出玉臂，左手先拈一指，預保

勝向衆道來，快試一拳，一人應聲道請一柵見
誨扶袂來鬪，一往一來一叫一閃，恰是敲石火迸裂，
巖電掣，交番競戰，然粉頭逞本事，那箇一人抵堂得
女將軍氣得奮揚，何數漢上木蘭不讓日本巴姬，他
便乘勝乘醉向衆誇說道：君等平生死學，不知何學，
如實學，可學之，死熟可熟之，死刀之，死拳何見差別，
子練原來不如心練，說劍術之奧義，亦是在一心不
動，陰陽無二指，劍一理，心之太極既定，眼易不快，手
易不快，夫撫劍疾視，匹夫之勇，君子鄙之，暴虎馮河，
聖人不与，以奴視之，君等以為纔是手頭之伎，爭奈

臨敵保勝，却是平生揚武，長劍等身，短袂露臂，只是
但像使刀賣藥漢子模樣，三冬之課，體費閑汗，石木
敲扑，掌生麻胝，也是与春米人家同樣，先生顧左右
道好，以東帛贈女先生。

茶店

當今茶店之盛，亦與酒肆爭多，乃至繁會，此戶可
吸，或借祠地，或賃寺域，所在開竈，而大者高樓華麗，
名茶待客，小者今不復奉晚茶，瓶茶杯之良從，可
知矣。然而煎茶宜磁，末茶宜瓷，磁此曰賴戶，瓷此曰
樂燒。按樂者以宗慶為祖，男常慶通稱吉之門，繼業爾來

子孫相嗣綿々不絕今至十餘世世住在京師江
戶則以乏其植故古無業此者及近歲漸有而漸盛
繁昌都之勢然矣今乃寶來氏龍山通新為名工其人
賦性淡泊甚有雅致河濱之陶不窳雖非同日之論
器因人成之理者一也乃以自然見良之故需者極
多然其造甚少是以常貧亦龍山所以為龍山其舖
在淺草馬道街以厭雜道寓金龍山中入丸堂令二
弟子右六左六有本舖近日名益高以天保甲午歲
官賜台觀可謂名不虛予嘗戲題其所造風爐有
二聯贅以證古無之物今莫不有焉

代僕親吹火

學仙坐起風

須烹新葉茗

曾吸落花風

二十五絃

十五絃三味線之行其伎為業者瞽師曰檢校曰勾
堂曰何曰何其流曰山田曰生田曰誰曰誰互立門
戶各爭微妙女師其流長歌也豐後也又何又何每
街潤門前篇所謂楊花者亦其一也然而琴瑟古矣
世會之者少去冬優入市川九藏自浪華歸善彈二
十五絃是古所謂瑟也言長崎行中既學但以其為
最古故曲調甚少因就予請製新詞予乃賦此付之

亦昔日無之物莫復不有之一記證嗚呼如使九藏
為三身我取翰林一官應得百文錢一般巴調獨有
慚於謫仙

續長恨歌

玉容寂寞淚痕新只記長生殿裏春一股金釵寄作
信三郎底事老風塵
鞞鼓東天動帝宸娥眉委地馬嵬塵當時為擔三千
寵別恨長牽在一身
三世誓成婦帝都九華帳裏夢魂孤多情要走人間
上不似嫦娥負老奴

紅塵長隔白雲鄉金鑰重鎖玉房堪恨方家欠手
段致魂不使見君王

鷓鴣雀犬鶴

昔者孟軻氏稱齊之繁昌鷄鳴狗吠以證其盛可想
矣江都夷類之萃珍禽奇獸姑舍焉鷓鴣多舞雀極
多躍鳥儘多鳴犬儘多吠夫以此為繁會之證也則
豈不太平之一大端證乎漢上自古麟鳳為祥然彼
則以少見罕出為祥此則以多見極蕃為瑞然而彼
方五代之際麟鳳多萃于蜀歐陽氏論之以為多出
非瑞物也便彼以多為非祥而我則以多為瑞多

益祥蕃、愈瑞乃今之治平以予言之勝堯世遠矣
此種之蕃比之鳳皇來儀可也何必仁麟靈鳳然祥
瑞論之哉

數鷲衝雲戾空盤舞一番鳴一鳴道快、好天氣富
士山頂半點沒雲哩嗚呼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五風
十雨生此太平世三市五街朝此繁昌天我與汝皆
幸、豈不福高運好諺所謂江戶人倒於食屠肆歲
增酒店月息剩齋殘截又飽又饜我輩莫一鷲不得
所殊喜近年鰻鱺店之繁山鯨棚之昌食足神王使
食指不暇動可憐山翟澤雉與我同是鳥類却是年

中乏餌一飲一啄平生多飢豈堪擇食如鰻鱺連香
不能聞且如猪鹿肉却是山澤今為飢饉嗚呼世自
古言鳳凰、自我言之何必算德那輩獨珍西土
深藏高舉何不向東方一出見德耀不來繁昌之味
至死無識何等愚真凡鳥、他言非竹實不食
咄、竹實帶何風味豈如油豆腐厚味噎下街間一
婢携竹籃呆、來過衆鷲一顧一睨咸道好東西油
豆盛得有數爭嚷一會待我逃汝往一老鷲道汝等
不要爭那婢山出田舍婢始出薪
俗呼山出取之容易探囊中物一般
一鷲足便叫一小鷲往汝欵哉他直倒翼說時遲那

時早囊中之物早已掠取上喙那婢吃驚一跌滿頰潮紅仰空恣望衆鳥一齊撫翼哄笑老鴛道凡物欠兩全繁昌世間物漸小值漸貴比五十年前油豆鷄亦未咸過半喫着不足時聽蓬蓬風起四方八面風箏沖空鳶等掩耳道又唯又雜然可謂絃繁昌天鳴太平世奇觀々々那邊數大風箏係貴公子等頑耍何等豪奢頑弄倦來剪線任飛一日一兩千里無迹自非此間如何得見殊嘖々々但比夏天烽火鬧天震空時々使我驚殺猶好々々

一箇屋上鳥對鳥道近頃如何有獲否一鳥道多獲

多食每日十分飽了却是患下利顰蹙道又送通氣好々前頭那士頭上便好一直起身向他頂門上點撒下士吃驚望天摸頭知為鳥屎滿心歡喜微笑道常言為鳥糞沈其人造化妙々心願成就今歲可期先刻算命先生言今年春夏交運極旺猶且須竭人力助天命如然諸事万端莫不如意想此占是也為挪揄道痴奴愚漢世間多是此蠢育肩諂笑舐痔吮瘍脫使那曹蠢兒誤升干公以貨動以媚從諸事万端莫不如愚將不潔汗西子於心不安吾一々擇此輩頂門堂廁穢過高望低瞰聽得笛声亮々箇虛

無僧有來過烏道，那人等並是武門不遇之士，忠不
事二君，孝不奉祖先，悲歌慷慨，寄迹禪門，英傑莫非
其人。去年一件亦足以振士風，安流之使不得使不
得好。後邊紫衣僧至，那禿頭上亦好僧，其頭士其
心，瓶武樣，戾佛意，擊跪曲拳，捨身武門，且平昔甘受
後庭之汗，吾屎却是清淨時見白鳥一隻，翻尋路
烏道，朝鮮鳥來，仰空一嚇。

數雀跳躍皆道可喜，米艘百萬今亦又派盛哉。
官庫千瓦，万壁長城也。像富哉，御藏前光景九十六
箇，豪商高棟，撲地鼎食鳴鐘，聞當初那豪等先人倚

木賣茶，何思今為此素封，聞之寬永年間有井上喜
庵者言，都下四箇豪商，今各蓄三千金，蓋驚其富也。
何也？驚想當日士富而高貧，以不如今士亦富，商亦
富，欵嗚呼！使他復起，想應驚死。三千金商今復孰算
之？吾曹何福一啄万粒，湊三農辛苦之膏，濡一生遊
翼之味，不棲都下安得此飽？天恩可思，可鳥而不如
人乎？一雀道昨晚一奇話，知否？那儒靜軒住在西福
寺，西新堀之岸，福寺後邊着那貧儒，好笑那儒昨晚
殘坊在新堀側買米大約可二升，褚以携歸，可憐褚底有穿
粒，漏玉他曹不省，呆吟詩行我尾之，隨漏隨啄。

大槩喫着二合許，他比到門方纔覺悟。顧我嚇喃，
自恨真箇化僧錯撒鉢米樣子也。似好笑，一雀
道：「那方一院南燭極多想熟盞，一遊嘗新，一雀道：「
我已檢之。今度和尚極吝燭子，纔紅早已一枝，
袋罩去無復者半粒。禿驢那厮不唯不分鉢米，却更
奪我食，連自己欠賞觀，一雀道：「世間守錢奴並是，
何獨那厮時着，兼鳥人執竿悄悄，伺去雀等認得錯
愕決飛。」

有坐豎前脚，呆然望空，有起揚後脚，跑土為勢，有悄
向側屈腰撒屎有步，嗅過揭一脚，溺或伏地貼

首或把身投地昏，引睡轉，自娛曲臂抓蟲使啄，
驅蠅黑白赤駁羣犬聚而居，烏雀一小厮摩去，叫声
白來，白突起惶忙搖尾走，進赤黑相顧道：「他造
化又見招，必定好餚。」白去未多時，浪還衆犬看時，
看他面上黑，抹畫双眉相視，哄笑白歎口氣道：「也
被那厮騙，自非經教兩此墨筆，輒消叱復幾日。為人
笑具，又聞急叫黑來，黑顧白道：「今番造化運我，
不知飽何東西吾生得，黑身一生免畫眉之弄，急速
尋声去，何思那人家叫他侍小兒，溺投此煨薯皮為
報黑快，失意還只着赤一声叫了，錯愕跳避道：「叱。」

浣皮這首幾番，使我吃驚。前日，死今未消，白笑道：今番造化運汝。

縞衣女裳翼如車輪，長鳴一聲鶴踏祥雲，翩躚回舞。東翔西翺，吃一驚道：吾不來儀，纔可百年，何思這等更益繁昌。前回吾來深川，本所並是大半汙菜，人烟希疎，草棘荒涼，只看野水之縱橫，不思大藩劇街為此都會，殊驚根岸向島並為。此繁鬧後世，可畏焉。知來年不如今，不意教坊女師若是，添多筆道師匠。若是如多卜賣先生，街佛道場，曲衣舖骨董肆，戶混堂若，是增多醫亦夥，儒亦夥，但思徂徠死後，無徂徠。

雖多則多，學醜德齊，儒者與彼者，不異醫者與藝者。甚似人物之卑，風俗之改，使鶴感時世之變想。又百年而來，更見何如繁昌。吾將又來，又來，更看無窮之昌。却思靜軒死後，無靜軒他日誰記。後之繁昌，未知後來斯鄙儒天更生之否。

靜軒居士卒

世人試思天地為原，為始而果，有果無我，未可知其如何也。况人物稟生，于其間自有觀之，則有自無觀之，則無况乎身外之富貴，眼前之貧賤，榮枯也。顯達也，共是鏡花水月，孰是非孰優劣，吾將何耶。吾將

何悲耶何也世人得之而驚失之而驚樂適來之時
悲適往之時甚矣人之不曉靜軒居士病劇遽然且
死妻哭倒在地捶胸道吾向說今年所謂前厄謂之厄
歲一為前厄
三為後厄庶幾禱禳除之予偏執不回今果難起豈不
遺憾且吾適汝來未嘗觀子祭神念佛算起冥路必
定陷地獄受用多也苦子苦不為苦於妻子如何哉
居士微笑道死生有命神佛豈得私禱請免死世間
無復見死如然地獄亦甚閑暇天上亦甚寂寞且近
歲米價之昂人如無死天下益困思天先令我遊手
蠹國人等趁早結果了奪無用之口與有用之腹理

宜然且使吾免買米苦我亦自此安心豈不兩便且
吾佛緣之深年來衣食多依浮屠三十之佛孰不認
我八宗之祖孰不憐我我墮阿鼻他安束手坐視必
定拯之汝放心勿費思妻道恐不然子雖恃他自彼
言之亦可謂平昔剝佛宿居士道好々或不見援
一觀地獄變相不亦善乎劍山血池寫取為續篇以
付汝猶支數月之飢不但此已吾老州葦不能起家
不肖之責不孝之罪身受苦楚固其所也生無功德
死後為馬也其所為牛也其所牛馬受生孰與為貧
人孰與為浪人孰若為不肖不孝之子何為着些遺

憾獨所恨。汝不幸何緣嫁我。糟粕苦攻未報。永為牛
衣中之訣。我不無愧於汝。夫婦之情。我亦算免。汝生
前之苦。因遺言誠汝。汝無姿色未滿四十。世未必無
偶。決不要守寡。此字代休書立證。任汝改嫁。須擇箇
不鮮一字。人才再醮。託餘生他日之福果。可期。妻道
如他日姑舍。目今家中沒一錢買棺材。修好。事何如
處置。居上道。奪奪與。蟻原來吾所不欲。然太平世間
不得不葬埋好。汝須就親知人乞百文錢。一投。桐
棺三寸。何苦難辦。弟子近前道。靜軒一家言十卷。一
卷僅刻成。經說多未定。今而師逝。如何便好。弟子等

遺恨莫甚之。居上道何恨何憾。士君子之論蓋棺而
定。吾今知免矣。實行已立。何向緒言。如著本梓。不梓
任。兄等他日便宜。但切誠勿值諱年刻遺稿。書畫會
醮香奠。以累交遊。勿建碑銘。誣功德。諛墓中之我。遂
歌曰

此生肯至自何來。此死今歸何所回。不生不死兮
我何樂。不至不歸兮我曷哀。

妻便拊盆兒便鼓碗。弟子皆舞嗚呼樂哉。以天保七
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一。寺則小石川西岸寺
是也。宗旨代淨土宗決。非耶蘇宗也。只聽門前喧

闕未高為第一番連書賈薪高古衣賈菜根高一齊
闌入並供薄證債催促爭先家人狼狽不知所措居
士在棺中忍不住叫聲靜軒今日實死不復以外出
騙君等連罪連償自此休

西國獲猩

天保六年程自西國至此猩猩小漢村可謂珍也按此物古
未詳其果有否今安辨其真假但不止頭髮連眉毛
皆赤真異物真奇種善舞善歌善言善飲而我邦
自古為禍物也散樂中有猩舞乃賀筵慶席演此
祝之於戲此世而出此物我雖未知其真偽何如要

亦為太平之祥可也為繁昌之瑞可也古語云猩
笑猩靜軒亦笑靜軒笑投筆云

後序

韓氏言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
皆所為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予謂此則古聖賢
人以道自任者之所為非是此等人所宜為法則也
後世又有憤世而為之有傷時而為之是亦君子之
流也及世愈降為者不復如古其為大槩不為名則
為利是皆鄙事非君子所為也而憤世之為自然不
免荒誕不經自放者有焉傷時之為窮愁幽思不得

不洩其哀者有焉。然而間庶幾於道之言，使讀者興起也。亦有之。至為名者，則博記遠索，稽古證今，而自銜於為利者，則奇幻百出，架空構虛，而極詭為名者，安得一言之庶幾。況為利者乎。然猶孺子之歌夫子有取焉，陽貨之言孟軻氏引焉，要亦在讀者之如何也。爾則謂荒誕為高，謂窮愁為驕，驚其博愛其詭也，亦不無其予為斯篇，非憤世傷時也固矣。又非為名也。唯出乎射利之為而已。其既已射利，曷名之顧為既已名之，不顧何物不可筆之，何事不可寫之，亦有荒誕之語，亦有窮愁之辭，間亦有替古證今者，然作

者以為世之驚不驚人，之愛不愛毫無損益於己，豈善哉。謹直諱而已，要利而已，而讀者觀其荒誕也，或誤謂是憤世之為，觀其窮愁也，或誤謂是傷時之為，不然也。則又或誤謂是全係售名之為，吁，今世何憤之有。今時何傷之有。但是射利，又何暇繳名也。然而利亦有分，有大矣，有小矣。占大利者，一生受福，澤溢子孫。射小利者，眼前救急，醜累一生。然而大利也者，則亦非售名者也。難獲矣。何也。名利相須也。古人云，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便為名之為，為利之大者也。然而世人觀其言，即謂斯學，而君子也，斯德而賢

人也。公卑辭聘之，卿厚禮招之。士庶執質爭拜門下，乃其人儼然跨馬帶僕，其往濟其還皇人望其塵曰：盛也哉！名勢耀世，金玉萃堂，買田遺子，購宅棲妾。我雖未知其果為賢人君子否，一生受福澤貽子孫，果有之而生也，榮死也，哀天下莫不惜之。弟子銘其德，傳之於不朽。我故曰：為名之為利之大者也。如射小利，名亦從小矣。世人讀其語，便謂鄙矣。斯人放矣，斯人君子何肯為之？非儒者所為也。公顰卿嗤士庶過其門，恐流其醜。嗟夫！生前之福孰不欲之，身後之名孰不欲之？車馬盈門，人所欲也。金玉萃堂，情

所欲也。猶且舍此取彼，不忍之於眼前，而一生之福自損，烏不暇顧於其求之者為失之之始，誠可憐也哉！予乃今大悔且愧而自憐，是斯篇所以閣筆於此。江戶之繁昌豈此而盡焉乎？或曰：子既悔之，豈其心亦將欲自今射大利而繳大名，而得跨馬帶僕田遺子宅棲妾之實耶？則陋矣。曰：陋矣。汲於名猶汲於利，學道然未免置意乎斯二者間。安得稱賢人君子？又不足以語學者也。其既悔小利之咄，惡恻大利之顰哉！且我愧之耻於載影林下，吞言嵩穴，獨善其身而默以自樂者也。耳彼跨馬帶僕者，予我身此

等，人何耻。他之為乃將欲自今亦為默而已矣。或
又曰：道在於我，然不得其時，猶然而可。耶曰：亦默
哉！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衰世之言也。聖賢之任
也。今則道行于上而學行于下，今之太平，今之繁昌，
有何所言而書之哉！且借以今為衰，吾固此是等，人
猶尚宜默矣。嗚呼！既已悔之，度幾後來外，彼二者
然為大平繁昌中之一默君子耳。

